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二

餘姚黃宗義編

序七十三

贈序

贈李司訓序

唐順之

古今之變其可怪也歟古者任官以才雖無所不擇然自一藝而上皆可以器而使也至於學校之師則規規而謀之曰彼有道者乎彼有德者乎彼道隆而德純者

乎何其求備之至也古者或委之以卿相而不懾投之以盤錯而不避至於命之為師則逡巡而若驚焉曰吾不堪也雖亞聖大賢猶不敢輕也而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何其遜避之至也今則不然不量其人之能與不能也率然而授之為師曰彼無不可焉不自量其身之能與不能也傲然而當乎為師曰吾無不可焉嗚呼古之所靳而不以與有道而未隆有德而未純者今不問其人而可以與者也古亞聖大賢之所遜者今人人之

所不遜也其亦可怪也歟或者曰今學校之師誠無難  
焉勾稽廩食督促升散如是而已耳其高者講章句課  
文字如是而已耳夫使師之為師如是而已也則誰不  
可也如曰不如是而已耳則必修教化興禮樂而後可  
以無愧然則有志之士居是官者能不畏且懼歟又安  
得傲然而已乎且夫不量其人而率然授之者是謂失  
人不自量其身而傲然當之者是謂失已失人者則既  
失於人矣不可以有補也失已者則所失者已耳可以

勉而補也說命曰惟教學半古人之於教未嘗不學而其學未嘗不資乎教此所謂可勉而補焉者也嘉靖丁酉余始識司訓李君於宜興會君調臨安教諭於是諸生愛君不忍其去也因相與求余文以贈余知君為忠實長者氣溫而語確能自異平時之為師者可謂有志之士也司訓與教諭雖同為學官然司訓於官為貳其勢不可以專不專則其責猶輕教諭於官為長而一學之事皆專焉專則其責益以重矣君固且傲然當之而

已歟其亦畏且懼歟吁君其自勉而務學以有補焉可也曰如是而已耳如是而已耳則余又奚說以贈君哉

贈訓導丘君序

唐順之

古之職於學者皆其鄉與國之老其體貌也甚尊而其廩餼也甚豐其在國學天子至為之饋醬醕爵而鄉學則鄉之大夫嚴而事之如師其子弟之不心服而安其教者少矣今之職於學者則異矣饋醬醕爵之禮其廢於國也既久而其職於郡邑之學者日數溢之廩月朔

而望抑首促步揖且伏於守與令之庭候顏色怒喜為  
欣戚雖其子弟有不貌而師背而嘲者少矣故古之職  
於學者常易而今之職於學者常難雖然古者非苟隆  
其禮而已固責之以德行道藝之備乎其身軌物化導  
之善乎其俗弟子執經而雜問以觀吾之所應郡邑之  
卿大夫有大事從而乞言焉以決其所疑苟一之不副  
則其責不可以諉而今也課書升散之外一無所於責  
矣于于然飽且卧而已矣故今之職於學者常易而古

之職於學者常難然則今之所謂難者顧待之者則為  
薄耳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為便也古之所謂易者  
顧待之者則為厚矣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為懼也  
古之易者果易耶今之難者果難耶雖然抑今有所甚  
難者古之道不以責於今之人而今之官古之官也人  
雖不以古之道責之而吾古之官也則亦安得不以古  
之道自責乎以古之道自責則是食今之食而任古之  
事其勢將益齟齬而不行且夫古者據至隆重之勢以



御其心服之子弟其教之行也豈不易然猶有一再  
三不變而移之郊與遂而屏之遠者是其責尚有所不  
盡而况據至卑褻之勢以御其面而師背而嘲之子弟  
欲驅之帖帖以就吾教以冀於育才善俗如古人而無  
負乎其所自責其必能乎否耶然則古之所謂難者猶  
或有所易而今之所謂易者終有所甚難也雖然亦在  
乎自盡而已苟德行道藝之在我者備則雖勢有所不  
行而吾固已無愧於古之人矣自余為諸生所見不啻

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及往  
來仕途則以詢於天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  
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豈古今人不相及往往如此耶  
抑其待之者薄則亦不能自為才耶若丘君者其幾於  
自盡而為吾之所求者乎丘君卑而無所屈於身貧而  
無所緇於利於今之較較齷齪之態丘君一無有焉其  
德與藝不知於古何如耳夫因乎待者之厚薄以為其  
人之隆汙者有之矣因乎其人之隆汙以為待者之厚

薄者有之矣向使齷齪者而出乎古古亦未必不以薄待之向使德行道藝者而出於今亦安知不以隆且厚者待之耶余嘗問丘君於學之諸弟子羣然曰丘先生吾師也則既異乎貌而師背而嘲焉者矣古不云乎教學相長也自今以往丘君德益成藝益進而譽日益流也然則所謂嚴而事之與就而乞言焉者安知不在丘君余既有感於古今之難與易而喜於丘君為余之所求又冀於古道之復自丘君始也因諸弟子之請遂書

之以爲贈丘君序時嘉靖丙午秋七月也遂不辭而序之

贈竹嶼呂通判序

唐順之

今之爲蠲災之說者余知之矣有司以災上之計府主計者量其所災而上下其所蠲之數宜乎所災與所蠲必相當也然主計者疑於有司之不信也而必裁其數於三分之內有司者亦逆知主計者之不吾信也而必溢其數于三分之外大率主計者之蠲災也十裁而為

七有司之上災也七溢而為十然後有司之所溢與主計之所裁較足相補而所蠲與所災適得如其分數而無盈乏若使據實而上焉則是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然災自七分以下皆中饑小饑也猶得溢其虛分以求不失乎實分之蠲若夫大饑則其實分已盈乎十而十之外有司固不得復溢其虛分之三以待主計者之所裁矣其所蠲亦不得過七而止則是大饑之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夫所蠲既已不能當其所災矣況所

蠲之分數云者又非通而計之也其法曰留者蠲解者不蠲大率一州邑之稅解者十居七八而留者十不能二三也類計留者二三分之中而蠲其十之七乃通計留者解者十分之中僅得蠲其十之一二耳則是十蠲其七者虛也而十蠲其一二者實也若使其所虛蠲者未及乎七則其所實蠲又當遞少於一二也夫災之數溢於十而蠲之數裁於一二此如徧體殘矣而益之以一毛然尚有一毛之益也而況所謂一毛者又未必在

民也其或有司不能皆賢也胥吏實操其散歛之柄蠲  
詔下矣匿而不布也鞭笞競行程期轉迫至於一無所  
負而後出詔而揭之壁則固無用于蠲矣是蠲之公困  
者虛也注之私困者實也有十分之災而卒至於無一  
毛之蠲嘻其亦可嘆矣章丘呂君判于吾常以督稅為  
司者也君操履修潔饋遺一無所受可謂皦然不涅於  
緇其才精於勾稽胥吏不能欺也而窺其志蓋若不欲  
以繭絲為功者豈古所謂撫字於催科者非耶己亥之

歲將入京師既成事將返郡求余言以贈是時東南諸郡大災斗米百錢而羨中家以上不能具饘食其野人或剝樹而啗之余不知主計者得如其分數而蠲之耶抑猶不免乎裁其三分如曩時耶將通其留者解者之算而蠲耶抑猶不免乎不蠲解者如曩時耶呂君以督稅為司則固曰知受成主計者而已矣知盈算而轉輸之而已矣主計者之所裁也解者之所不可蠲也此呂君之所不得專焉者也若夫裁補乎官私羸朒而操縱



乎貧富予奪踈其鞭笞而緩與之期使所蠲者雖一毛  
必達於民而所不蠲者不至乎棘以厲民此呂君之所  
得專焉者也君為其所得專者而已矣君之所得專焉  
者余既以告於君而君且信而行之矣則君之所不得  
專焉者又安知不有以吾說而告之主計者耶安知主  
計者不且信而行之耶然則東南之民其亦庶幾乎饑  
而不害也歟

贈蔡道卿序

唐順之

嘉靖己丑余始識道卿於同年中已而同事於吏部後  
數年道卿為刑部郎余見之京師又數年道卿謫為廣  
德同知余游金陵而道卿適任焉於是又見之於金陵  
自始見道卿則貌樸而氣溫如良金之蘊於礦也再見  
之其貌煒然其氣充然問之以古人之書無所不通問  
或作為文辭率能與一時文士相馳騁上下如虎豹之  
不肯自晦其章而蔚炳時見乎外也又再見之則貌之  
煒然者以凝氣之充然者以虛與之語非六經之蘊不

以言從而叩之非君子之儒不以存諸胸中如草木之  
將落其華斂其元氣而歸乎其根也道卿年未三十而  
余三見道卿亦不過四五年間耳既已屢變不可涯涘  
而且卓然有志於道借使過此數十年余不知幾見道  
卿不知道卿容貌辭氣又何如而其於道何如也其所  
謂速化者歟夫學者非其才之足貴而聞道之難聖賢  
之道易以簡而學者每病其難聞何也其毋乃多歧誤  
之歟故學者必一其所志而後精乎其進百家衆藝莫

不皆有可喜可慕而皆可以附託於聖賢之道後生耳  
目好竒而不擇方其力蓄而氣銳力蓄則必有所湧洩  
非泛濫不足以肆氣銳則恥於一藝之不及又安能奪  
其可喜可好而專事於淡乎無味之至道哉其習之也  
惟恐其不博而不知博之適足以溺心其羅而張之也  
惟恐其不文而不知文之適足以喪質及其力利於無  
所不搜氣竭於無所不恢于是向之可喜可慕者或如  
搏影而不可得或得之又不足以理身而養性而適以

溺乎其心喪乎其質於是始欲反之於道則力已利而不能果氣已竭而不可鼓大率少年剛銳之士不患乎進之難精而常患乎志之不一至於力利而氣竭則雖或不患乎志之不一而常患乎進之難精道卿既已落其華歸其根以一乎其志矣夫聚其全氣與力無所滲洩而一以輸之於道至於久而未有聞焉者吾不信也在道卿精進之而已於是道卿遷官廬州將行廣德諸生彭某輩來求予文以贈予欲堅道卿之志而勵乎其

進也故聊為之言以俟異日更見道卿云爾

贈宜興尹林君序

唐順之

宜興環山為邑所產多竹木名材熊豕異獸柿栗茶薺  
之饒其民人工織履治絲葛善獵射自食其土不為游  
賈於四方而四方賈人亦以僻絕罕至其地其民終身  
不見都會之綺麗與奇袤之人而自老於岩壑之間是  
以其俗儉陋而木慙畏吏而簡訟山澤之稅不待督而  
入為吏者既樂其土風之醇而又無賓客送迎得以優

游而養尊又有迴溪峻嶺飛泉石竇皆帶郭數十里內  
以其暇時游娛其間以極幽人逸士之所翫好而忘其  
身之為吏也蓋凡宦於東南者莫不以宜興為善地豈  
不然哉其後敦龐之風漸泯而機利之習稍興其民之  
巧於裨闔既無以異於大都喧市之人而豪家富人競  
為浮侈與吳會爭勝山谷之氓往往憑險以逃稅或擊  
鑼聚羣持木挺格捕者急則竄入隣境不可禁甚者或  
與長吏相詬訟獨其山溪泉石之勝不改於曩時而為

吏者亦苦於簿書之煩且勞而不暇以娛也其風俗之  
變遷不同者如此余嘗登銅棺泛荆溪歷二洞周覽其  
山川之故庶幾復見古者敦龐之風而不可得為之慨  
然太息其老人為余言往時吏多長者善拊循其民後  
為吏者見民之饒給又蠢蠢易籠也則多張網絡侵漁  
之故民生日以殫蹙而奸偽萌起由此言之風俗之趨  
大率在長吏矣於今迺見林侯林侯蓋所謂長者也侯  
本以經術取高第其恂恂儒雅不類於法吏為政潔已



而怨人未嘗取辦於敲扑鉤槌以為能然而其期月之間民已四嚮而慕之其政平訟理尤出於法吏之所不及豈邑之古風其尚有存者乎何侯之致理之速也夫民之於吏如金鐵之在鑪冶惟其所鑄南陽好商賈而召信臣富以本業潁川好告訐而韓延壽教以禮讓南陽潁川非素善俗也被二君之化翕然為之改觀易聽而况宜興舊稱醇風者乎在侯之所潛轉而默導之者而已若是余知宜興之民復於敦龐而余得以與觀其

盛也可幾矣余於侯有同年之誼又與宜興隣邑也故不徒頌侯之政而有所深望於侯焉

贈趙千戶序

王慎中

異時武人之容冠鞞冠佩魚服短後之衣撫劍而語難飲酒呶號視直而不能側聲高而不能下手足之力有餘健而不可制則蹴踔蹶張投石超距以泄其悁急而宣其氣卑躬俛首覲顏笑而柔聲音飄紳襜袂與人為俯仰非其事也永寧衛右所千戶趙君伯齡世武人宜

有其容以吾所見皆反之何也異時武人其容如彼其所為亦且暴戾恣睢忿忮所至輒批搏人以自快嗜財悅色則攫取挾狎而無所憚時平久而文法行往往見為背惡上之人輒操文法以困苦戮辱之於是武人之容為世大詬不思其為則非而其容則是彼其懲之之過而蘄以自免輒改其容以趨媚於世而求容乎上雖其進退蹈舞不驚人之耳目而矯強果奮之氣無復異時之效不亦可患也歟且其容非矣而其所為亦卒不

能大變於其舊是兩失之也伯齡細謹自飭以思  
意拊士卒如恐有傷尤廉於財貧而不侵乎下其  
所為是矣予獨怪其容之反也豈非思自表見以  
趨世而冀上之用乎然竟落落羣伍中無以自  
異事任不及而材勇無所試飲酒不得醉醉亦不  
敢狂語徒飄紳襜袂與人為俯仰以銷沮其氣良  
可悲也文法之盛背惡者不得肆而斂飭者亦無  
以自異將使武人何所視哉吾甚患之故有以贈

趙君

贈督府胡公進秩宮保序

周詩

惟我國家聖祖神宗建極統天文經武緯方內安乂垂  
二百禩於茲我皇上龍飛五位一德合天百靈效順六  
合之內侏離卉彘之屬靡不喁喁翹首內嚮中興之烈  
照耀千古莫之與媿頃者東夷弗靖於我王度揆厥攸  
自則我中國叛逆之黠曰王直者實倡而煽之初直之  
生也母夢弧矢星墮懷中已天大雨雪直陰以自負長

乃結諸無賴亡命越入海中始以貿易稱船主繼乃以  
威信懾伏諸島夷諸島夷即無不帖服受指者久遂僭  
號徽王橫行海上適我邊陲久寧武備稍弛直乃據薩  
摩洲為巢穴而時遣諸島夷分道入寇肆行劫掠甚乃  
墮城邑殺將吏吳越閩粵之間千里騷然殆無寧歲於  
時非無帷幄授鉞之臣爪牙折衝之士相與竭謀戮力  
而要領固得績効罕覩適公以名御史奉上簡命巡按  
兩浙值茲多難惕然主憂迺擢甲冑親冒矢石策勵

將士累收殊捷靡以職在激揚而後剪除靡以任專風紀而玩寇孽上廉知公忠誠可屬大事一再陟為少司馬右都御史總制浙直軍務便宜行事若曰東南之事一以委公云公感激知遇思隆報効益竭訃謨誓清海甸開府以來大小數十戰誅戮俘獲不可勝紀然尤深惟禍源洞茲亂始謂渠魁未殄枝蔓曷除而直方雄據險遠非可爭旦夕利於風濤舟楫間也迺密疏以聞上知公方略有據賊在掌中屢降溫旨期成大功方是時

公籌畫淵秘非直凡衆所未喻即將校部曲薦紳大夫鮮有能窺其際者先是常係直母妻子金華獄中公釋而優厚之乃遣謀士詣直所宣布朝廷威德及公曲成意甚厚俾其乘時立功保全母妻陰以携其島夷之交直素謂中國易與勢成犄角鴛然而來蓋其意上之將有所逞下之亦不失謀官封要開市云公逆知其計闔關中會徐執而禁之始顯列其罪狀於上得請乃肆諸市朝而傳首海上由是邊陸息警將士解甲振天子之



明威奪島夷之標幟正叛逆之罪典洩神人之憤怒遂  
令猷畎載寧閭閻安堵化妖氛為祥光易呻吟為歌舞  
在昔吉甫奏功于獫狁方叔壯猷于荆蠻條侯定傾于  
七國晉公底績于淮蔡然猶假之聲色積以歲年兵血  
其刃敵膏於野未有計定于一旦功收於萬全殲積久  
跋扈之雄無片甲隻矢之費若斯之奇者上嘉乃丕績  
爰採部議進秩宮保蔭一子錦衣千戶公承命瞿然曰  
茲賴主上神聖明見萬里廟謨宸斷艾此元克顧臣何

功之有懇疏以辭不能遑安而論者方謂公爵未酌勞  
功浮於賞夫宋祖惜樞相於武惠姬公遜碩膏於東征  
聖主靡吝於爵忠臣罔居其功豈非千載之符合歟公  
新命既下於是邑大夫李君走使白下徵言贈公余惟  
公勲庸巍巍煌煌行銘太常被聲詩與主上神武光明  
共垂罔極顧述功德揚盛美以詔方來則史氏職也爰  
為之序以為公贈

贈嚴宗源序

徐渭

楚鍾儀繫晉軍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為楚伶使鼓琴樂  
之余固能琴今以內難繫樂往悲來往往思一鼓而琴  
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邏伺卒與數十罪夫漆面印  
鼻如义利然所對者拳桎絀槌諸械所見者白日走羣  
鼠爭人食所苦者蟣虱移家館吾破緼而已無一琴以  
娛而有諸苦以助窘是以非甚故舊足無履斯地者而  
葑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有平生也乃偕吾故友  
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飮酒脯食飲吾於其地差

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余異之乃數問某某為余道  
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目不更讀而悉記中直父喪始  
罷去營家事然其為人眇錢財重意氣孝母而慈子急  
人患難可紀者凡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為誰與誰  
以彼之履若此固宜其慰我於囚而不去我也予聞而  
思有以紀其人稍章其行故於其再至也書數言以歸  
之噫魚相煦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今不能江湖也苟  
相煦以沫不猶愈於已乎

贈郡守張白齋公致仕序

方良永

士君子之出處無常惟其是而已實見得是者蓋寡矣  
嗜進者溺於出非也恬退者甘於處亦非也何品藻人  
物者恒退是予而司銓衡者亦每注念於若人而獎以  
示勸庸非以出之非是者徒為失已而反是猶足以勵  
俗故耶於戲此可為世道慨矣若吾郡守白齋張公之  
出與處其皆庶幾乎實見得是乎抑直為今所獎予而  
徒收勵俗之譽乎公少有奇節厭俗學為文辭必上躡

晉魏為五言詩必出入陶謝隳葉陳黃或時出新句奇  
崛變化如龍行天蛟出壑雷電杳冥風雨交作人莫之  
測公既邁往即無意進取有勸公舉進士輒掉首弗答  
至尊翁先生督責之嚴乃不得已為科舉業既成進士  
復棄去故於詩若文造詣益專擅名者反後焉由進士  
為大理為吾郡馭眾惟寬蒞事惟簡不屑屑取能吏名  
亦不求速化公庭晝寂則託興寫懷時與素翁右臺相  
酬和間灑茅龍作草書道勁有體石翁內翰殆不能過

公子富貴泊如故在郡六年乞歸者再今年春歸心益  
急公牒屢上而巡按藩臬諸公咸慰留不可公乃自上  
疏情迫詞懇若不能一日留者其視緋衣象簡曾不若  
角巾野服之便雙旌五馬曾不若扁舟短棹之適黃堂  
畫戟曾不若茅齋几研之幽以淨蒲山水雖奇勝曾不  
得一遊亦孰若四明之湖光嵐翠為公所有可以朝夕  
至之為樂宜公之決有歸志也巡按胡公知公不可留  
乃援恬退例為乞轉官致仕上亦嘉公志下吏部議擢

公福建參政俾得遂所請以去報至公欣然戒行李就道若公者其始終完名而無玷缺者歟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公之出無以是乎遯之九五曰嘉遯貞吉公之處亦何負焉故謂公為出處皆是可也謂為今所獎予而收有勵俗之譽亦可也何也勇于退者難乎其人也兩庠諸文學感公之德相率請予文以贈予亦辱公知者又忍以不文辭故敘公出處之正以壯公行且以復諸文學之請公琦名君玉字鄞望族也



贈郡博蔡我齋致仕序

方良永

士君子裨身之大節有二明義理也決去就也然未易能也溺於利者忘義急於就者恒依依不忍去有如此齋其庶乎我齋少承庭訓長從陽明王先生遊有志節不為俗學丁卯舉於鄉試禮部不第意教官可就陽明先生止之曰子以教官為易為乎其瀕印於人一也自是歸卧不出者十年丁丑成進士仍初意疏乞得教授吾郡上官未浹旬日即欲辭去曰陽明先生不我欺也

鄉縉紳懇留之乃與諸生約端趨向篤踐履毋傲以亢  
毋諂以卑毋脂韋突梯以媚世諧俗於是執節餽遺皆  
不受養母之外泊如也於是祭必禋潔鄉飲必慎選擇  
弗襲其故也於是司教以憂去者有助諸生之貧者有  
助弗量其出入之豐約也甫六閱月士風翕然丕變而  
去志復作矣十月望日具冠服辭聖廟郡別諸生曰吾  
無緣師汝矣諸生咸咨嗟垂涕跽而請曰弟子之郡庠  
也遠者二十有餘年近者十年七八年又近者三四年

乃今始得吾師何來之暮而去之亟耶我齋曰吾之去也猶吾之來也陶靖節彭澤八十日而吾倍之矣二三子何患乎無師諸生知其決不可留乃奔於鄉縉紳又羣留之不可乃召命畫史肖其像將祠之而乞言以頌其美予聞有道者重內喪已於物謂之倒置之民我齋明於義利之辨決於去就之幾如此不謂有道之士邪予知其去而歸其鄉也不徒放浪江湖自適其閑雲野鶴之性而已將以鄉先生自處以所得於父師者陶鎔

後進考德問業者不虛其來異日出而仕焉皆將自樹  
立以無為我齋愧則其去猶就也顧不偉哉而諸生戀  
戀不忍之意猶鬱鬱乎弗紓予辭也拙無能遽解之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三

四三

詳校官編修

臣潘庭筠

主事銜

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

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

臣王家賓

謄錄舉人

臣胡念祖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三

餘姚黃宗羲編

序七十四

贈序

題卷贈楊功部北上

何遷

始余未至留銓已聞華亭楊子朋石為敦行之學熒然  
著於時矣比至與之居者一年未有請也乃楊子顧時  
時為余盡余亦時時以其意先之一日楊子幡然起曰

吁何子尚未可以言乎且聖人之學固余之所求也予  
乃笑而請曰且子有意於聖人之學也將以進於其道  
也而可以其敦行取乎哉聖人之學其修也以性故其  
爲體也主於虛後世之學其修也以行故其爲意也存  
乎見存乎見則其神外察矣神外察則其行必修然熒  
然而著者性之所以鑿也其流也至於矜名主於虛則  
其神內蘊矣神內蘊則其性必修然闇然而章者行之  
所以成也其極也可以致道且子何學矣而辨諸此庶



幾其有變乎於是楊子憬然而思凝然而觀居三月充  
充然若有所悟而入也乃考之乎六經證之乎諸儒斫  
之乎二氏放之乎飛動流峙聲歌應感之間凡昔之所  
禁焉而不顧者一切舉而旁通之乎其心於是喟然而  
嘆曰嗟乎聖人之學其在斯乎其在斯乎雖然予且別  
矣性不可若是其幾也久矣而予顧復以其初變而悟  
者游其間而獨求之如之何其可進於道也余乃復笑  
而請曰昔者孔氏之門其以樂羣而居者皆是也而庶

幾之許惟顏氏之子以之斯其所悟於性也果由人者耶抑由己者耶是故學焉而悟則其默而成之也以性而不以行故雖與衆違習而德不孤學焉而不得悟則其多學而識之也以行而不以性故雖與衆同方而道益遠夫子蓋命之矣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然則學之欲進於其道也夫固無病於獨求也歟於是楊子屢然一笑而去嘉靖庚戌十月十日書於正己堂宴養深處

題卷贈楊椒山北上

何遷

戊申之夏予以罪謫徙官至南都而容城椒山楊子先以司封在省中予時未有請也居數月楊子過時時語及問學子窺其中蓋津津乎動矣乃偕諸寮德化九崖余子慈谿龍山張子同安方洲洪子華亭朋石楊子漢州任齋塗子即省中結五日之會其時已酉冬也踰明年庚戌金陵白野殷子以代龍山子至而一時問學之意愈益相發不可已無何楊子以奏績行予送之嘆曰

嗟乎楊子茲行迥矣毋寧忘所習哉夫學之繫乎習也  
久矣友也者習之之地也鄉也童而習之從其質也今  
也學而習之化其質也皆於友有取焉習之可否烏得  
以無韓乎鄉之為習也以節槩名義相砥礪以勲庸藝  
文相期待自童時已然或剛或柔質有偏重而習皆從  
之反諸所性剛柔而得其中則不逮焉斯習也毋亦聖  
人之所不屑乎何也習以質未嘗習以學也學也者修  
於其性將以化其質而趨於中之務也學必有見見不

以默是神識也非性之明覺也學必有造造不以深是  
襲取也非性之直養也學必有措措不以時是力魄也  
非性之動以天也性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見而無見  
是為真知造而無造是為實詣措而無措是為當幾故  
習以學者不離乎節槩名義勲庸藝文之間而不得夫  
節槩名義勲庸藝文之迹此於其質不已化而趨於中  
乎中者所性自然之體聖人之所以知天也而今也之  
習實繇之乃其所以習則於友有不能一日舍者頃歲

省中五日之會是已楊子於此舍所習而事事既已有  
得回視鄉也之習其能無辨乎哉雖然楊子別矣由是  
反乎其鄉游於上京其友益衆其所習益廣將倡人以  
今所習而與之習乎抑因其鄉所習而習焉而忘其所  
自習乎吾固知楊子必能究辨之其於道也思過半矣  
楊子曰知天之旨予固將事事焉庶以毋忘所習踰年  
復茲會焉必有以覆吾子

贈十峰丈人文

王格

王子罷梁大夫歸楚與十峰丈人遇於京源之澁王子  
曰叟來竊聞叟有至樂僻在山阿連峰十座獻伎一室  
信有之乎丈人曰唯唯丘壑之夫聊以自娛未敢爲達  
者道也王子曰嘻是何言也吾聞至人不累大隱必深  
走既出金門謝青紫方將娛志於泉石僂身於林藪高  
揖時人與叟為朋徒而何叟相拒之深也丈人曰惡敢  
然辱大夫不鄙降禮芻蕘請與大夫一遊可乎於是命  
崑崙秣款段載偏提乘明曉丈人當前王子從後遵邑

而南踰嶺涉澗險峻閭漠愈進愈奇久之遂達於丈人之峯丈人乃手長房之杖足謝客之屐攜王子而登焉登竟日陟其巔於是北臨聖嶺有仲尼之轍跡焉南眺龍山有陸生之舊址焉東望天門則漢帝出師之途經焉西臨釣臺則嚴子避世之軌存焉而所謂十峰者纍纍然若連珠奠於其中則有奇葩異卉修莖叢木可蔬而樵也有珍禽怪獸殊形巧囀可觀而聽也有危石巖巖清泉泠泠可坐而飲也有雲霞蕩漾風月清嘉可撫



而玩也王子心動目驚終日極樂與大人和杖而歌歌  
招隱之詞數闋大人曰子疲矣請下息鄙人之廬王子  
諾之遂造其室室倚峰而結草堂數畝精潔出塵乃見  
孫子迎門衿佩鏘楚架有姬孔之藉口誼老易之談皆  
濟濟翼翼雍雍穆穆環丈人而侍已乃啣我以山田之  
粢飫我以山市之尊從我以山客宿我以山房盖方外  
之樂大人有之於數十年者王子一旦而共之矣事已  
乃揖謂曰聞大夫有文辭頗稱於人今抽子祕思騁子

妍詞為鄙人一言永寶山家如何王子鞮然曰昔孔子受誚於微生仲由不禮於荷蓀今叟以輕世肆志之行有潤潛山棲之樂而顧取重於我倦遊者賢於古人遠矣遂命筆敘其由

贈汪子擢守永州郡序

陸銓

都水在工曹事獨煩而掣肘不可行中官奉尺紙下公庭大司空捧而課輸於民惟謹日運月納罔敢後亦罔敢會計其餘汪子自南戶曹調官來事事乃嘆曰明天

予在上宿弊尚不可一洗而清乎遂隨事具疏出納惟  
稽濫侈惟節贏餘惟會估辦值閱數月內無妄索官無  
虛費商無冒貸吏無橫需大司空曰才為朝廷節省浮  
費歲以萬計如斯乎乃嘉靖庚寅八月汪子出補永州  
郡大司空若失其左右手而汪子亦若有不釋然者其  
友陸子聞而嘆曰嘻志期於終事期於成汪子於是乎  
不可及矣夫王良御千里之驥將犯羊腸之險豈惟衆  
人拭目視之其範馳驅清節奏固欲一逞其技於拭目

之際而乃易以他馬使之中道解轡王良將不扼腕嘆  
息哉雖然尚不免拘於成事而不達觀於天下也汪子  
以今日之弊獨在工曹為多乎舍工曹之外其救之當  
如拯焚而不可少緩者又無甚於工曹乎昔人好憫人  
之窮而賑之出門見粗衣糲食者即出所有以恤之行  
至途中見無衣無食者又罄所有以恤之行至國門之  
外見菜色將仆枵腹餘息者思所以振之而且無其具  
矣工曹之弊得無猶在粗衣糲食之間乎天下之事去

京師愈遠則其弊愈滋永州介在蠻裔之中供億之費  
竭於御侮畫一之法廢於徇蠻俗以慄悍啓爭民以詘  
竄失業刑以羈縻改律賦以逋逃減額湖廣郡稱難治  
者必於永州屈指焉夫見粗衣糲食者即欲罄其所有  
孰若活菜色之殍生枵腹之尸其為功多乎或以之告  
汪子汪子曰達哉急於趨事而忘情於既往者斯言也  
乃授軸於陸子俾之書所言以往

匠喻贈陳尹

馬駙

東郭氏之富人將治其居使其人求匠之良焉奴不知而傭乎庸其庸也又藏其陰而任其良入東郭氏之門則黔之楓楚之豫章徂徠之松吳之檜越之楮閩之柟東海之椿太行之櫟南山之梓蜀之杉鵲華之桐皆委而輸之庭充道而塞路疊足而後進於是一委之庸焉庸侈然受之入其上直約日而將舉東郭氏偶過求其材而視焉其中之極為北郊之老樗左之承極者為則之楮受拱而入題者為下里氏之朴危其後而從其前

左有穴焉空其右之完以符偃偃縮勒淺翼而俯衡壘  
其材已過半東郭氏大駭筮其奴而逐其庸始逢於人  
周詢焉有告以秀之南有工治其主人之屋良平其直  
而不過茲竣事而將代也東郭氏使人急求工果來  
視其貌溫然聽其言不驚動人入其室徐授羣工某為  
某某以某易去其危作其崇登其良盡反庸之度而一  
新之東郭氏復過焉其中深而衡廣也其榮外翼而櫺  
之牙整也其極與受皆天下之良而櫳題椳榑欂櫨

儒根闌店楔亦非其材弗用也於是東郭氏大喜過望  
以為得工之晚他日屋成復進上值於工不受而取其  
中曰吾往年治秀未嘗貪工值吾以知於主人為榮然  
吾聞君子引常以成務小人集虛而售名吾豈以彼而  
易此耶居無何天子開明堂以受天下詔求良工將作  
匠氏以工之名應工遂入於王之宮江都人告陳令之  
善於越西生越西生方與客談匠事笑曰其類是也哉  
事不同而理同作匠喻以歸之



敘循守贈致齋黃公

陳昌積

自古守官之士施教導民效驗純粹曷嘗不依於儒術者究道德之際而為振民宰世之源也牒記以往靡得而著已漢諸薦紳先生文翁化蜀厥有春秋平當行河厥有禹貢贛君典郡本之文雅彭宣司牧獲諸讐易君公射策甘棠沛郡翁卿明經子惠南陽至如孔安國龔少卿之屬此皆學士所謂淑人長者也藉於有民社之寄發其素業凜凜焉便宜以為治雖所施殊科然皆行

有其根本焉此如瓊茅而莖能紹鬼神非苟矜見所長  
其產殊且厚也鄙諺曰有道之門儀表具存昔吏之庭  
煩苦傷恩誠使朱邑鄭弘與定襄義縱河內溫舒程較  
鷙敢靡密之治不同堂而唯諾矣要以守道遵軌起元  
滋脉俾吏治日蒸蒸日上不致於奸其官則又在此不在彼  
吉故斗牛之域而好行禮義之郡也始未嘗不敦固秀  
文今稍凌遲健黠也先後良二十石俱班見於郡史余  
其式之以余所聞明興有金華朱子絳人藺子寧波陳

子江浦張子句章黃子此五人者斯稱其表率矣所以然者各以儒術潤飾吏事而仁義表見於當世也自今觀記之朱省扑擊搆士經術藺罷銀冶政必白母陳絕請寄久益利愛張弛扁鐫廉足儀範黃躬教化稚子不訾竄退名猾蠕選之儔戮弗貞之婦迹其所為豈不庶幾儒術哉至其播諸歌詠形諸碑銘咸為其有所勸導諷采之旨可以助流文教也言不虛立政不虛布故曰登高造感民之詞才智斟酌可與興事而為大夫而况

於傳先王語非仁義不發憤者乎覃盈非常之利固其所也近世錙銖之士不窺經術不辨甄盜徒以陰猾腹  
鷲刻深次骨推減淑儻市交疆外自計可譁衆賈上攝  
隆貴於唇齒然竟錄錄為天下笑此與耳食足持何異  
余悲此類自弃其身以故論次諸循長吏俾守官者知  
儒術之有大受也

贈高白洲陟貴陽節推序

侯一元

夫講學行禮莫良於師儒明刑弼教莫要於司理二者

一先之一後之禮固以刑輔也而刑亦以禮省矣白洲  
高先生者江右之名人而節母之子也蓋太夫人節甚  
高事具水節流芳錄中先生實肖其德亦忠信剛毅既  
掇魏科仕邑宰直道不容來教吾甌余親見其端方之  
履而敬之其教諸生必踐繩墨略於彌文而嚴於科指  
苟扞其教即宿學不貫也諸生亦以是服之余觀宋儒  
闕中之學獨先禮與濂洛異卒之規矩立而成就多先  
生殆其人乎夫鄉飲酒者校庠之嘉禮也高皇帝出天

下於水火而齊之以禮莫是為大萬曆己卯之冬郡伯  
欲行是禮也而難其人乃以屬余余不德固讓弗獲則  
亦以先生之持之也先生其獨何取於余哉行禮之日  
先生實為司正聞其誨言焉意洒然為之變色易容以  
可終身佩而服也無何報至以先生為貴陽之節推貴  
陽省會也節推理官也始而降典折民既而制刑教德三  
后之功先生有焉亦偉矣哉於是先生之寅暨諸生詣  
余請言以贈嗟乎余則何言哉請即先生所以誨余者

為贈其可乎或曰今之鄉飲酒禮其亦周公之舊歟曰  
余見聖祖之儀註釋例矣固周公之舊也蓋天下之達  
尊三而是禮則惟二焉德與齒是也主必東方何也曰  
固主之位也主東則賓西而又特尊之焉故使南面也  
其稍西者蓋避君師之正位也若僕者則公卿大夫之  
致事而來觀禮者也故亦尊之於北而稍東焉其意猶  
之賓也蓋非德則固不至公卿大夫而非齒則固不致  
其事二者既具矣非以爵也然則主之東也固非屈也

賓僕之北也與介之西也固非隅也若夫仁氣義氣兼舉二方而以介輔賓以僕輔主則漢人之文之焉耳而後宋儒嚴陵方氏者始從而實之豈知隅固童子之坐而主下輔上今之僕固非古之僕乎斯禮也蓋自昔相沿以至於元而後我太祖始起而明之可不謂大聖人之所為直接周公而與之比隆哉夫禮有本有文有會通凡禮之所有者皆文也而貴德尚齒其本也今庶人之老若管幼安王彥方者不可多得而公卿大夫之來



觀禮者亦鮮然則以僕為賓而缺其餘也姑以備賓主之儀存齒德之意豈不亦會通之宜而聖祖之心哉愧余非其人爾乃若先生揚解所稱為臣盡忠為子盡孝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之數言者則終身由之有不能盡也先生今往觀於貴陽之禮其有能式遵聖祖儀註之舊以達於周公之儀禮乎哉雖其地非中土倘亦如春秋之鄭子固仲尼之所深歎而學焉者也夫人情相與習於禮則必遠於刑耳目濡染於俎豆辭讓之儀則自

脫離於囂訟鉗鈇之苦猶之去荆棘而康莊也先生往哉司理之職其可坐嘯而舉之也已由茲清階而上三后之任可幾也余方拭目而觀之

贈別敬所王子序

侯一元

夫引道先路致媿而替惡期不獨濟者非友之力哉以舜文之聖也猶有四鄰四友之臣而况學士乎故居則觀摩出則贈處所由來遠矣至如相慕之篤千里命駕鷄黍之信經歲不渝抑又其次也嗟乎蓋友之不為友

久矣余少則嘗慕學讀濂洛之書好之求友不得迺心  
獨自喜久則益衰既而攻古文好莊周馬遷間遇諸學  
士好者往往而有語相樂也余才不能入而亦自以遊  
其藩比壯為吏師法令即與諸法家習法講治縱觀當  
世名流鉅公循吏節士蜚聲騰實意躍然慕之退自程  
其力不逮遠甚又未嘗不悵然恨也然余有以自多者  
得遊其賢豪為聲焉年既逾盛氣血頓減向之嗜好亦  
益衰顧少所慕迺始眷眷焉庶幾遇其人蓋晚而得敬

所王子王子故台州貧士也余同年秦大史先生識異  
之女以女已而王子果以文名當世及王子為吏則又  
明敏廉節有氣所居稱佳吏董士士翕然歸之每以暇  
日繙經述史推以教人而王子是時循循深於道術矣  
王子轉廣東參議余幸官聯其後比舍出入讀其文司  
馬子長不過也言議政事練達慷慨賈生陸贄之流凡  
今昔賢俊所為名家者王子盡有之然余獨有所闕於  
王子其文行確然自內出與世之綺靡袷襍為的者殊

趣斯其所謂躬行君子者耶已問道王子則王子果知道者也王子之言曰今學者誦法孔氏非求仁謂耶顧已所病若疣癰然懷痛不能去迺外求藥多聞多識獨如余何哉因出兩編書示余商榷朱陸以明致一溯流而源則王子之學較然明矣余愚無以復難間嘗請王子曰所謂多聞多識者果外耶耳固不駐聲目固不駐色故傳曰合内外之道又曰萬為一一者萬之分也多聞多識庸詎多乎哉如王子之於墳籍無所不討身所

更踐靡不練習則王子且自艾以皆外馳非性與道顧  
今王子所以能絕流踰險自濟於道者亦墳藉更踐梯  
航之力也故君子必有友有尚友以邵其德上士一之  
中士十之下士百之自有生民以來未之有改也乃若  
耳目為漏見聞為病斯則異學所守也窾士藉之以恣  
其猖狂曰由吾規矩以出方員嗟乎規矩既已磨矣精  
神為聖成心為師先王之經綸法行不幾廢乎哉夫道  
五百歲而一禪或聞之或見之則禮樂是也禮之別三

百極之三千可謂多矣然孔子之周蓋每事而問之以知禮稱而其言曰非禮不立博而約之顏氏子鑄焉儒者至今世守之其所以懸於宗祝有司者詎有異故哉  
老氏析仁義於禮則見以為薄而譏之而老子固嘗知禮者也故余以老子非薄禮也所見於禮者薄佛氏之病聞見也亦所見於聞見者病故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推此則王子之文章氣節何遽不為道術而道術何遽非氣節文章哉余持此反覆於王子者數矣王子時

濡沫余庶幾哉江湖居無何而王子業入賀行矣王子  
絕特天穎自出無假外助余疋然病夫以王子為藥石  
獨何能一日而去王子也王子其何以處我哉然吾聞  
王子之行方手抄孔氏書載經史兼兩間孳孳從同志  
請所以為行者王子之於聞識固不吝也而王子言若  
彼者推文而忠以云救歟嗟乎是王子之處我也其良  
深哉書以為別

贈別王道思序

顧璘



夫天將興一代之文必生天資絕出之賢力學好古以成其業考之前代可見已今余觀於海內若王子道思其人也道思弱冠舉進士為郎讀書過目成誦文詞爛然嘗主廣東試事刻文甚奇余以故志其名今年來為南京禮部主客郎中會余余稱其試文乃感然曰公固其邪某初學文好擬古最先六經語已而學左氏又之遷固試文則是物也殆揚雄所謂雕蟲技乎近乃愛昌黎為文曰見其難及不知昔者何視之易也璘驚曰有

是哉今英賢並易昌黎文而淺晦菴於道子睿質強氣  
乃遜志如此乎再會則又曰古之聖人必有學後世或  
失其傳故秦漢而後雖純德篤行之士盛矣終不可以  
稱聖豈所謂得其門者或寡乎余因歛衽向之曰子真  
絕出人也今天下有大患二異端惡德不存焉學道務  
虛學文務奇其究至於蕩人心傷國體非細事也夫聖  
人之道自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初無二物在安勉  
之間耳今學者遺躬行而索虛無蓋不知聖人之靜為

無欲而以為無事也顧又曰非佛老之玄寂非固乎至  
於文則明道達意止矣淺深大小唯其所造六經異體  
非羣聖人之殊致邪擬之維肖繪工耳故君子醜之道  
思曰今之賢者其言皆異於是其請識之又數月道思  
乃拜山東督學之命二者則其所從政也諸公賦詩贈  
之余遂書前說為引是非之衷願吾子終裁之修大業以  
承天意其在此行矣

贈楊子任序

顧璘

楊子子任將監蕪湖之稅病其雜也憤而作曰吾聞襲  
芳者唾鮑肆持潔者遠汙池財利之柄高士所惡政關  
聚歛仁人感額吾何事於此乎吾寧納檄於省乞骸於  
朝潜伏以從吾好安能抑志苦身以蒙世俗之疑議乎  
東橋子聞之笑曰異乎吾所聞莫非政也子取其清孰  
處其雜擇便而順私此巧宦之所希也而謂吾子為之  
乎君子務彊夫已之所不可易而不患夫事之所不可  
為故德成於獨立功絕於羣疑夫然後謂之貞固良玉

磨而不磷其質堅也水華泥而不滓其性潔也伊尹放  
君人益頌其忠柳下惠昏夜懷女人益信其介非以已  
勝者乎子之執是政也公私別則官政清矣義利嚴則  
中德固矣毀譽置則浮言沮矣若夫操籌而校權金而  
貢乃斯職之所有事也抑何與於我乎子節高而器遠  
人方以公輔見期幸無淺焉自視而令有道者闕子也  
明日子任遂東書裏糧告行而去

贈歸少叅赴滇南序

茅坤

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宦遊中朝者往往由通籍迄衰  
白不欲一日離去輦轂其當次補藩臬郡縣又多擇便  
地以自結納稍稍移置邊徼非其左遷即孤孀之士無  
厚援者爾間獨按古傳記彼所謂奇節自喜之士或自  
請使絕國其飄忽魁岸之氣若非世之間里兒女之情  
所得而羈且濡忍之者何其壯也予數以是陰求天下  
之士而頃聞長洲歸公來方其由給諫言事出僉予浙  
予頗疑其孤且孀矣越三年又叅滇南以行滇僻處象

郡百越之最南界去京師萬里士大夫所不樂遊者也  
公引車之日無離色予祖觴錢塘道上且謂之曰聞漢  
武皇帝嘗於長安上林中令水衡都尉穿池象昆明以  
習戰彼其意氣若此此所以鞭撻四方也公今入滇當  
過其下攬其山川道路之勝間觀伏波將軍所奮立戰  
功處得無有翹然自喜之心乎噫嘻公倘圖其山川道  
路之勝以歸今世之仕宦故不出長安者見而指畫之  
予又知其當爽然自失泚然汗發霑衣也已

賀陶中丞平連寇序

王漸遠

青蘿王子曰難測者天下之兵也原野次之險絕為其  
難料者天下之謀也人為次之無容力為甚是故言天  
下之險絕者莫過於山矣言天下無容力者莫過於海  
矣廣之寇東通漳汀北連霄贛西迄榔桂抵於湖南往  
來出沒莫測其境是故二廣者山寇之藪也溟渤巨浸  
渺無津極環接島嶼風翔潮游舟楫匪力是故二廣者  
海寇之匯也我朝設官定制三邊二廣稱重鎮焉浙之



司馬中丞陶公承命撫臨適當叢斥之會惟公文武丕  
憲孚於遐邇玄機秘畧裕於衷素故能降海寇於虎門  
推西山於高電茲復奏績連陽筭之所加靡或有遺不  
數年之間定茲三寇稽諸馬援之銅柱狄青之崑崙菴  
以過焉雖天威所臨中丞之勲為不誣矣先是公未鎮  
撫之先有白氣如匹練見於西方占曰氤氳氣也其下當  
有兵惟有德可以消之夫西酉也酉為自刑其德為丙  
丙者巳之次南之位也迄於中丞竟以南海之兵平之

蓋歷數歲其言始驗英德何尹世綸造子求賀言子不能文然嘗學刑德之說於軒轅之遺矣其言究而奧學險易之謀於孫吳之流矣其言核而畧學天人之占於星官之書矣其言散而逸引肆而弗近吾是以迂之今觀中丞之用若是益見古之說者不謬吾前之所學者有徵焉夫然後不惑而私竊慰幸是故吾於中丞其能已於言

賀胡梅林序

薛應旂

人嘗有言天下無難處之事及事至於前則天下鮮見  
有能處之人矧今東南之寇土俠倭夷實相表裏潛窺  
密覷而我之虛實動靜彼皆知之而彼之乘間伺隙詭  
譎閃爍一如蜂屯鳥散莫測端倪其視西北之兵雖長  
驅直入而聲息先傳猶可以豫為制御者蓋實不同且  
承平日久而江左晏安人不習武一旦罹此目炫兵革  
比之九邊將士日與敵人對壘者尤萬萬不同也是不  
謂天下之所甚難處者乎前此制帥無怪乎其債事矣

梅林胡公初以御史按浙目擊寇勢心恫民殘遂奮然  
有蕩平之志監軍王江殲厥醜類三千有餘固已奪其  
心而褫其魄矣事聞當宁進公御史大夫總督戎務公  
於是設謀發畫不避危疑而渠魁如徐海陳東葉麻相  
繼擒滅唯王直號稱徽王擁衆海島分遣入寇欲進兵  
征討則洪波弱水之險彼實據之欲設計招撫則徐海  
陳東之滅彼或知之天下之事之難又莫有難於此者  
矣公乃委曲圖維卒致之麾下以正法典於是閩浙江

淮數千里之慘害東海三十六島之妖氛一旦廓清蕩  
定而士民舉手加額載道歡呼咸遂更生之願矣天子  
聞而嘉之特進公太子太保畀之蟒玉且錄其子入直  
禁近以彰殊錫兵憲宜峰陳君鏡湖熊君職在分閫樂  
茲盛事屬余文為賀余唯公之德在人心勲在社稷望  
在天下彛鼎勒之太史書之而一時能言之士操觚染  
翰之家莫不頌公為周之方召漢之衛霍唐之裴郭宋  
之韓范不可謂不知公矣又奚假於余言哉然而數公

處其易而公處其難則或未盡知也余前所言其難難矣然而有非言所能喻者而公獨任之亦唯公自知之而已蓋古者出師受成於廟而閭外之事將軍制之故相守數年日以牛酒犒士而不以為怠倏忽出戰損軍十百而不以為失公家之奉日費千金縱其出入而不以為費夫是以能克有成功也今公纔一舉事而人之未解者輒操文墨以議其後向使公避嫌遠疑祇為全身保家之計則大事去矣公則矢心從事一意報主而

一身之利害休戚悉置度外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而人言之異同不敢知也誠積而孚感極而應今日之克成大功豈偶然哉先是言者請立賞格有能主設奇謀生擒王直者封伯予萬金部議從而上之詔曰可至是有言及此者公乃曰凡古人臣之所能為雖有格天之德蓋世之功皆自其君委任之專所致不然則如樂毅旬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功非不高而騎劫之代將如何哉今日之事皆賴主上明聖勿貳勿疑始克有濟臣

何敢貪天功以為己力哉是大聖賢無我之心古人臣事君之義公實素具之矣以是而處天下之事雖至難者固宜其若易易然也我國家養士二百年雖文武士後先接踵然得如公者有幾人哉是不特可為公賀而已也雖然余知公之隱憂猶未已也議者謂江浙地非上游自古英雄起事率非首務但今財賦盡在東南而吳越唇齒未必非奸宄窺伺之地比之西北尤更可虞公必熟慮慎防申畫封守而潛消默奪永紓九重南顧



之憂矣此固公之餘事而區區一念之愚亦不能不為  
公申告之也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四

餘姚黃宗羲編

序七十五

贈序

贈錢懷白驛宰序

陳有年

余讀春秋外傳單襄公過賓於陳以候不在疆為後官  
齊桓會葵丘陳王政亦曰無忘賓旅未嘗不歎先王秩  
官之密而立政之周也我國家疆宇海濱天下交達都會

軫旋檣集之所率為置驛驛有丞即古賓候意曩歲余  
以使事道燕魯歷楚越見負弩者驅授館者飭簡書不  
墮旁午皆給以為盛世當如此然其流蠹宿弊亦且不  
可勝較何也夫往者之風固淳矣邑無三遊人無侈觀  
居則勤植出則裹糧傳舍之間無事而食者十不得一  
風會漸流詐偽萌起故有飾其都從舞其利巧以捷出  
不意然猶有還忌也傳舍之間無事而食者十不得三  
既而幟立景從百詐總至或稱權家或假兵檄或暨無

賴者為市狐掩狼脅以與王官公馳若為固然也傳舍之間無事而食者蓋十過半矣且世必有上下之辨而後可定民志故公不給私負不乘器韋藩過洛則故不渝寧獨為財用惜抑有深教也今交達都會軫旋檣集之所使小人與君子伍決上下之防不之辨何以定民志示天下觀此余所為太息也驛冗丞微說者謂丞亟導送視徒役畢矣然國制往來詐冒丞得訊察之饗廩應否得操約之載在令甲可按也夫分所不得為而欲

為者曰侵分所得為而不為者曰曠惟時以冗微視丞  
丞亦以冗微不自立是以朝趨夕避坐使小人與君子  
伍若罔聞知曠孰甚焉此余所為太息也吾邑錢子授  
荆之潘溪驛為丞將行以余有鄉戚之雅過辭而乞言  
余故得以曩所感嘆者具論如此客有聞而歎者曰君  
奚異於丞夫紆青結紫而曠焉者皆以官為傳舍者也  
君又奚異於丞余聞之又爽然失也此其言雖激要未  
為無見然余於錢子之乞言義不容舍所得為者而他

告云

贈柱國大都督東湖陸公序

董份

明興設武進士之科試步騎射革而復命儒臣策之取其文辭以進及其為督率大臣則又尊寵以柱國保傅侍宴間備機密而贊謨謀所以並用文武兼攬股肱而佐成治化也自承平既久間者諸邊警而告急將帥之人或言武科專步騎射革足也欲坐籌當大將之任秉麾授令策全而制百勝者非有文者不能欲秉忠義大

節內持國家之重而外繫安危履廟堂之上不戰而坐  
勝者則非深於文武而有得於道者尤不能也使專以  
步騎射革則如斯人者何從見之以予所見今都督東  
湖陸公實其人也公嘗由武科進稍見擢用方上南巡  
以展大孝駕衛輝蹕公扈心動徬徨瞻星象依斗杓而  
趨繞庭而不輟夜過半行宮火作驟及寢殿公望見遽  
走負上衝火光出而是時親扈貴近之臣以行道困或  
寐或驚起或駕出而不知倉皇相亂而公躬捧赤日懸



於九天蓋舜烈風雷雨弗迷武王火流王舟而不動固  
大聖人之度遙想其百神擁臨恍惚閃爍其間若有使  
之者公以精忠適與神謀翊戴扶衛其功烈亦奇已而  
貴近恥其不與忌其形已功遂不錄然上亦由是知其  
才且忠而益用之俾掌錦衣衛事錦衣者領諸校詰隱  
伏而察非常其事甚秘受詔獄而親復於上其委甚專  
其專且秘有司不敢難而一切文法不得繩也故諸校  
有所緣而為奸民亦得賈校以售利公曰是不可不痛

懲艾乃立取大豪多交通倚有勢根株堅而難治者一日收論發奸贓巨萬黜賈校立盡上下股慄審條法之不便者立更之衛中肅清其所受詔獄壓如太山震如雷霆公皆以身當之得不靡碎挫折諸所苦心為地而用保全者不可勝數也其振飭綱紀勇於屏惡衛善類如此當是時勢家側目以視公而公持節清白絕嫌遠微人無投隙抵釁之便竟以服公上益知公任事不避難委身無二慮愈益用公天下知不知皆以公之自持

有素絲冰玉之操其事上有斷金匪石之節故內外推服上下嘉慕其誠信於人者素也去歲北兵內犯京師戒嚴蓋禍在肘腋而城中蹂藉慮且為心膂之患獨公坐而鎮之驕軍不敢攘臂而人無動搖遂贊幃幄以資平定之業非公威名夙著忠義有本者何克堪此故小人之徼幸有事而乘非心者賴公沮厭其邪雖不待露聲色而知其難奪也君子之感歎王室而懷隱憂者賴公壯厲其志雖不待臨事變而知其有恃也公其卓然

許國而為社稷之衛者與蓋天下稱公者必以為武科  
得人之選而其言武科者必以為公之法嗟乎盛已然  
予竊以公所樹立如此士宜不敢復望下風而公數造  
請賢公卿大夫間多所引賓客悛悛若有以自下者專  
就問天下大計經傳真指析其疑義方簿書交委應酬  
不遑而考德論道心常晏如及客退掃堂廡間下簾據  
几左右圖史好為深湛之思必究極其精微而上當其  
有得陶然也夫內為沉思而外多下士邇其學術之所

發明其淵源遠矣人知公功名之盛而不知其所得實由於學也然則予所謂忠義大節內持國家之重而外繫安危深於文武而有得於道者非公也歟昔絳侯入北軍一呼而安劉綰天子璽而授之帝可謂忠勲之冠而史譏其少文衛將軍立朝淮南蓄謀至懼而不敢發可謂為國倚重而人責其無所知士蓋少文而不好士古之將帥之失也多矣惟不學也公其度越古人者哉且以二子所就卓卓如是而猶不可以無學為人所譏

責孰謂武科得人可不拘以文學非謬論者歟今年十月為公誕辰西河霍君專閫於浙數來乞予言為壽懇甚予惟古人年至而後為壽今公強仕且壯而予聞古之相見其起而贈言以祝者亦皆曰為壽不獨以年也予與公厚善服公德而知深欲一發其蘊寫其行事以贈公者久矣而不得其便適當西河之懇西河與公舉武進士為同榜予因序公之賢使天下知武科得人之盛實自公始用以為祝

贈王按察伯和序

俞允文

夫古之取士必欲盡天下之才而設科不局於一塗天子仍有徵召之命而諸幕州郡又得自辟或從事能高則貢之天子使之受署其於網羅可謂至密然其時懷才負志之士猶有齟齬不過之嘆方今國家之所專任而最重者唯止甲科而徵召絕不復行其所遺佚難以比數往往至於齒危髮禿偃蹇摧折蓬茨掘塚之下罕寄一命以攄其所長故士有一隙可以靳通將無弗為

者此豈士之過哉王君伯和秉沉敏之姿持端雅之度  
研幾典籍含咀道腴卓為英詞以希世榮者有日而與  
之齟齬改隸太學爭雄六館之士而卒亦未有合焉會  
屬者詔下太學生有能以貲贍國即無論年資輒為破  
格受職咸以為士之不遇於此而遇誠不世之典也伯  
和乃屈已應詔得按察知事其姻梁太學汝掄將往賀  
焉而問詞於予予曰漢之文學莫若司馬相如其始不  
遇也亦以貲為郎孝友莫若卜式亦以餉邊得至相夫



士之久困而乍逢其時不當復泥於一途有若伯和之賢宜以科發而此典特為非常雖非其志殆所謂不遇而遇矣王大理元美自稱其族之盛登甲科紓組綬者十有一人而伯和之嚴考光州公固其一也伯和襲其家聲之大且年志甚壯挾其才以施於政必能亟起名蹟紹其休聲自出繩墨之外端在於此伯掄執子詞以徃其誰曰不然已而曰然遂為序而書之

贈汪生序

萬廷言

蓋聞君子之學在空其心心不空未有與道相當者也  
予慨夫世之君子弗思焉而繆言道也紹興汪生問學  
而能詩不遠數千里以詩謁予羅原因求一言以別生  
譚詩者也昔者子夏因論詩而知學今姑以詩論昔晦  
菴先生早年閉門學陶旬鍛月鍊句擬聲求宜其似矣  
然猶未盡彷彿何也先生顧瞻理道之心勝而立言之  
志太早也東坡先生晚年海外學陶洗刷鉛華斂抑豪  
邁亦幾似矣然置之陶集猶非一手何也先生和擬之

心未忘而刻意冲澹之志橫於中也二先生學問筆力精詣妙思豈在靖節之下而詩竟未能過之靖節初未嘗有顧瞻理道刻意冲淡之心二先生多此一念故也彼空而此不空也空則靈竅虛瑩機出自然不空則意見橫窒靈機思多強合詩之品殊乎此矣是詩固不可以不空矣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明道先生釋之曰空中受道則道之貴空豈啻詩而已哉有志者可以深長思也雖然吾見其難矣彼詩一技耳視道之大小難易

何如也二先生又千古英賢德意風節與太山長河爭  
雄並盛視世之蠅蝸蟻蠓曾不足介其一瞬徒以顧瞻  
理道刻意冲淡一善念之橫未能卒克遂使咏歌之間  
少虧天籟視陶差讓焉矧道本至微而世之君子又當  
紛華靡蕩之際積習薰蒸之久泱肌膚而淪骨髓靈竅  
所窒與一善念之橫蓋不可同世語矣自非濯以長江  
盪以清風銷頑去穢日汰月鎔盡萬死一生之力其能  
令宵次瑩潔光明超躋解脫空其中以受道乎吾未之

聞矣二先生不能空一善念以能其所易吾儕乃欲以  
鹵莽之功去薰蒸淪浹之積穢而受其所難亦多見其  
不知量哉故惟回而後庶幾謂其能不遷不貳故也不  
亦難乎然猶有難者傳曰心無天遊六鑿相攘是道即  
空也未有不悟空而能空其心者空將安悟哉自一身  
摩頂放踵皆形質也自兩間際天蟠地皆物象也自一  
萬歲至一息往古來今念念遷流皆實事也君子歛心  
俯仰靜觀其間空當於何處求之予不能詩而嘗苦心

於學白沙先生有言三十年来學煉空凡身猶在有無  
中每誦斯言拊心歎息生其思以起予乎生之鄉先進  
龍溪王先生悟空者也幸出此致予請焉庶其終顏氏  
之學

贈薛生南歸敘 郭萬程

郭子曰余常讀史見司馬子長之文渾浩雄傑若萬宇  
之周羅百物無漏缺然迺驚怪之既而讀其所自敘云  
少生龍門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

於沅湘北涉汶泗齊魯故都孔子之遺風咸周覽焉始  
釋然歎曰文在茲乎夫五土殊異風氣偏宜即工技之  
徒組纂剗劂雖精緻不殊其物色神采南北之貨頓不  
可齊矣秦粵之人生而同聲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  
相通者其居然也况種藝習文之士非有上聖大賢之  
資其聲律風雅能不為居方積習所拘滯者哉吾友薛  
生舜選從其尊人司諫先生游京師就余治經業三閱  
載矣其謹禮嗜道擇地而履雖其素然至於習學文藝

視前弘益日愈不同予乃進而告之曰生知通方之學  
多朋之益乎凡生仝業者數十輩交備天下矣山東田  
生考祥王生師舜邢生子儀皆吾夫子之鄉人也傳稱  
齊魯之俗淳雅敦禮故其發之文依稀乎太和之音陝  
西呂生時見豐鎬之故墟文武之遺化也觀其文之氣  
槩剛方若達官大老然人不敢犯之足以興矣湖廣劉  
生子鑒子宣其節度慷慨聲文飄灑屈平杜甫之餘風  
也安慶之郭生德卿九江之蔡生思善居吳楚之交其



俗勤惕淬厲其文隱約平澹陶氏之化也至於京師之  
曾生良錫殷生仁甫吾閩建浦之張生君美雖南北之  
風習不可槩言然文物之畿會先儒之闕里其品格風  
致自不可以偏方之士視矣予與生皆閩落之壤濱海  
之習也得多方多士而聚會之漸漬化導合備中和之  
氣猶長日加益但不自知耳嘻吁幸哉生可忘所自哉  
薛生再拜而作曰方舉之涉江而北也惟見風景士習  
判不相為雖日說以眇論有不能速化者比其久也洋

洋乎漚漚乎備歷廣觀大方體美得之心終莫逆之者  
迺知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直所從習之異其  
初耳其敢忘數君子之功耶且將別數君子而去我土  
得無失所處乎郭子曰夫殊途同歸百慮一致易道也  
孔門之訓也生能言此奚但習文藝耶生可以歸矣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四